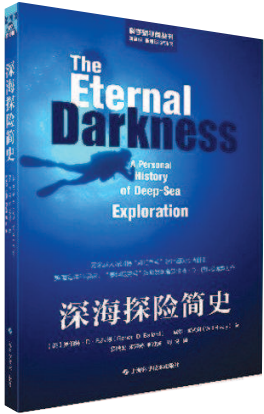


“全国新书发布厅”重点推荐

探索海底世界
惊心动魄的故事

■章迪思



《深海探险简史》
[美]罗伯特·D·巴拉德著
罗瑞龙 崔维成等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5月出版)

人类是天生的探险家。从生命之初的婴幼儿时期起，我们就是好奇心旺盛的物种。喷涌数千米高的热带火山、燃烧着坠落的千万颗流星、航行数日不见陆地的远洋，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大自然的终点。

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一个世纪前，“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成了最奢华的旅行。这艘巨轮于1912年4月14日深夜沉入漆黑的海水，也许还没等到它触底，关于它的传奇已开始疯狂滋长。于是，世界各地的海洋学家都以发现“泰坦尼克号”沉船为其人生目标，并不断追寻。

1985年夏末，罗伯特·D·巴拉德的“诺尔号”考察船在纽芬兰以南600多公里外的一片北大西洋海域来回巡查，船上拖着的摄像机机器人“阿尔戈号”最先发现了海底的异常所在。是的，“泰坦尼克号”，他找到了！

其实，巴拉德早就对“泰坦尼克号”的传奇神往不已。他写道：“这个搜寻‘泰坦尼克号’的机会，我实在已经等得太久了。即使是身为地质学家参与此次相关研究，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寻找海底火山、热液口和深海绿洲时，我也想着什么时候能去寻找那艘沉没的英国豪华邮轮。鉴于我们现在的技术和经验，我想探寻‘泰坦尼克号’已经不再是撞大运的事情了。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项技术应用于更伟大的事业上，我相信它一定是打开‘泰坦尼克号’之谜的那把钥匙！”

于是，他带着新的技术信心满满地踏上了寻找“泰坦尼克号”的旅程。但要锁定

它的确切位置，并穿越4000米深不见天日的水域去到它的身边，对巴拉德的挑战不啻一次登月。他与美国海军接洽获得资金支持，又与法国的水下考察部门合作，共同实施搜索行动。

尽管巴拉德团队读过大量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资料，研究了许多照片，但当亲眼见到它时，他们依旧深受震撼。这艘船实在是太大了，好像是山一般撞在了海底，这是座披着满身铁锈，一次能排开46000吨海水的大山，但是山还是断了。原本885英尺长的船身在沉没前就被分割成了两半。前半段船体的状况出人意料的好，它直直地矗立在海底，船艏埋在60英尺深的淤泥之中；船体的中部失踪了；船艉扭转了180度，孤独地面向后方，看起来这部分已经因为内爆完全破坏了。

“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发现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象征。它证明那个时代的尖端水下探索技术即将把深海世界的无限秘密呈现于世人面前。

不仅仅是“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发现，《深海探险简史》还将奇异的深海绿洲——热液喷口、地球的发源地——大洋中脊、“长尾鲨号”潜艇残骸的故事娓娓道来。由于大部分历史作者都亲身参与过，因此本书更像是一本回忆录。翻阅过程中，读者离开了熟悉的海面，跟随着先驱们的步伐，进入广袤而黑暗的深海中，不畏艰险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不断地探索深海的奥秘。

本书译者，原“蛟龙”号第一副总设计师崔维成教授说：“本书叙述的故事性很强，一读就让人停不下来，也让人看到了漫漫历史长河中，深海探险的先辈们是如何不畏艰险地拼搏的。”

《深海探险简史》既是一部探索海底世界的个人史，更是一部交融了好奇心、科技、商业和军事等因素的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史。“泰坦尼克号”残骸发现者罗伯特·D·巴拉德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诸多方面阐述了深海里惊心动魄的故事。既有宏观的视角也有微观的分析；既有纵向的探究也有横向的比较；既有学术的严谨也有艺术的浪漫；既有自豪的情绪也有清醒的认识。

·好书过眼·

另一种角度观察
世情

■刘 晗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向来以细腻的笔触彰显阴柔魅力，这一写作风格也延伸到他的游记随笔集《秦淮之夜》之中。谷崎润一郎曾两次到访中国，1918年秋初，经朝鲜半岛由北向南游历两月之久，写就《苏州纪行》；1926年初春又再度来沪，《上海交游记》记录了他结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一批中国文艺界人士的点滴细节。异域往来少不了两地之间的比较，以新奇之发现反观以往本地之经验，其东洋之笔触勾画出的中国趣味，让人玩味良久。

旅行自然少不了风景与美食，有西子湖畔的赏心悦目，也有攀登庐山的险峻心惊；有一流馆子的饕餮菜肴，亦有些许不堪回首难以下咽之食。和大多数旅行

者相似，谷崎润一郎在途中也少不了讨价还价，吃亏上当。所谓旅行的意义不外乎经验与现实碰撞的火花，有时绚烂缤纷，有时黯然失色。就像他在《阴翳礼赞》里所说的，“寒冷即风流，污秽出文雅”，城市的阴暗往往孕育着转机，同为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也有相似的感触，他所谓的中国色彩即是“越是到热闹的地方去，反而越有种阴惨惨的感觉袭上心来”。这其中掺杂着他们作为异乡人的漂流零落之感，其中也暗含着他们依据城市氛围对国民性做出的揣测。

每到月明星稀之时，无论是身处北京亦或是南京街头都是异常冷清，似乎与长久以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观念深入人心有关，而且宵禁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行，每逢日落西山，摆摊商贩和杂耍艺人便纷纷撤场，各家各户更是门窗紧闭。与其相对的是，饭馆内人声鼎沸，聊天喝酒，猜拳赌钱，好不热闹。最令作者记忆深刻的当属戏园的沸反盈天，“耳朵都震聋了”。

·学术前沿·

关于人类文明悲
剧面的哲思

■潘 紫

本书作者梁超在全书最开始提到托马斯·曼的言论“如果没有死亡，地球上很难出现诗作”，无独有偶，和他同时期的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死与净化》也是以“死亡”为主题，用音乐表达了对“死亡”诗意化的思考。事实上，不仅是施特劳斯，从20世纪初期“表现主义”在欧洲音乐界兴起以来，随着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确立，很多重要作曲家都对“死亡”进行过各种方式的表现。

这些表现，从某种角度上说，逐渐摒弃了浪漫主义时期对“死亡”美的描述，而更加接近“死亡”本身残酷的一面，是一种音乐上的“残酷美”。例如斯特拉文斯基的

《春之祭》中对少女献祭的描绘，戈雷茨基在其风格转型期间的重要作品《第三交响曲“哀歌”》中母亲思念在战争中死去的儿子的描绘，以及书中提到的作曲家潘德列茨基的代表作《广岛受难者的挽歌》中对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类的描绘等等。“死亡”“悲剧”“冲突”这些主题，在20世纪各个艺术门类中都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而本书非常精彩地对它们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阐述。

尽管这本书涉及“哀歌”“悲剧”和“消极”的美学，但还是一本蛮好玩的书。说好玩，当然不是书的“娱乐性”，而是作者有趣的叙述方法，也就是不急于对叙述主题过急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是摀住性子，轻松地将不同时空的前人的相关叙述摊开，建立起彼此的内在联系，加以点评，然后亮出自己的观点。这就要有“硬功夫”了，不仅书要啃得多，还要有足够的敏锐，而这两点，看来作者都不缺，不少章节里都显示了作者丰沛的知识和

·闲读偶寄·

一本考古者的笔记

■阮洲奕

《考古四记》是郑嘉励先生在过去的20年间写下的考古笔记，记录了考古时的经历、见闻以及工作心得。封面以灰黑做底色，下方缀以白色书名，捧起如文物般质朴却散发着光芒。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依次为“寻墓记”“行路记”“品物记”和“怀人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那些无法忘却的时光。

考古人日日围着坟墓转，思考的绝非鬼神之事，而是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伦理纲常。古代帝王之墓，动辄千人，占地百亩；而到了宋元时期，墓葬等级制度渐渐模糊，乃世俗化的表现；时至今日，骨灰盒更小。千年前李白在从政道路上遇

阻，发出了“行路难”的感叹，而郑先生在行路难之上更有一份随性和从容。作者追随梁思成先生来到樊岭，见当年被梁先生称为“渗透着民族精神”的建筑仍在，但樊岭却已为凡岭。是樊岭多年后趋于平凡吗？是因为“樊”字过于繁复吗？乡土文化中最有情致与温暖的部分，因为不知所以的原因而韵味流失，只有在用脚步丈量漫漫长路时，才能感受那泥土的芬芳。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国家宝藏》引起了大众对文物背后故事的兴趣，每一件文物似乎都活了起来。作者写到窖藏镂空钥匙在战火中被人们埋入，他们幻想着有一天重返故土，重拾爱物。百年之后的我们幸运地发现了这个宝藏，惊叹于时光将所有的苦难压缩成一个个美丽的瞬间，希望历史不再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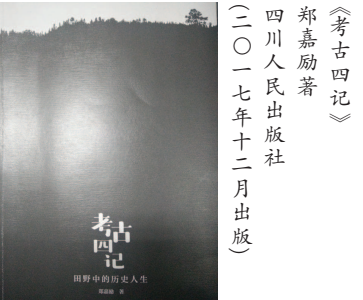
飞云江旁，一条小木船，一位老人，清晨老人将船停靠，那儿便



旅行途中不乏即目所见的美女，但她们的脸上都少不了忧郁与委屈，似乎暗夜的寒冷与生活的窘迫渗入到她们孱弱的身体一般。小说来源于生活，然而有时现实却与虚构有着惊人的相似。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春琴抄》写了盲女琴师的遭遇，仆人为爱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而在他们旧中国之行的现实所见中，明眼人却要为讨生活而用眼前的黑暗换来生活的“光明”。也许这便是这些游记的另一层文学意义吧——以另一种观察世情的角度，让这些读者原以为是虚构故事情节重见天日，再次逼近读者的心灵。



精当的眼力。德国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文化轴心的说法，已被广为接受，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了。新的文化轴心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则可以猜测，就是那个新文化一定包含对旧文化的重新估价。这种重新估价也许是对过去的延展，也许是对过去的颠覆，但无不基于对过去的深刻了解和内省，按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就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阅读此书，我便不时地有这种体验。



成了渡口。日复一日，老人守在江边，渡着来来往过的过客，每每见到客人，他便起身，微笑，挥动双手。他是一位聋哑人，但却有着会说话的笑容。作者说他至今铭记老人的容颜，因为他让我们更有理由去做一个幸福的人。

这是一本考古者的笔记，读来既无老学究般的死气沉沉，也无艰涩难懂的学术语言。愿读完此笔记的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考古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考古人是极富智慧之人。